

热血男儿

一部禁毒反黑力作

田天著



热血男儿

田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44386

作 者:田天

责任编辑:贵荣

责任校对:贵荣

装帧设计:田霞

出 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印 刷:湖北省南漳县飞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2.75

版 次:199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8000

书 号:ISBN 7—204—04517—3/I·815

定 价:19.80 元

内 容 简 介

方明为了还清女朋友的十万元债务，辞去了工作去南方打工。当他费尽千辛万苦挣回了钱，女朋友却离他而去。就在他伤痛的时候又得知他曾救过的姐弟俩失踪了，很可能是黑势力所为。他为了寻找这姐弟俩，与黑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一个俏丽的女子暗暗爱恋着方明，她和方明一齐投入了战斗。他俩终于在艰险的战斗过程中产生了爱情。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姑娘的父亲就是黑势力的老大……爱与恨、情与法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撞击，这撞击产生了火花，有真情、善美，也有虚伪与丑恶……

要 目

第一章

1

熄了灯。

她静静地躺在床上。

忽闪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她在守猎。

这柔软的，富有弹性的豪华大床就是她设下的陷阱。

她象一个老练的猎手，默默地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她又象一个深沉的渔翁，耐心地看着鱼漂儿……

她自己就是诱饵。

外面果然有了动静儿。

猎物就要踏上陷阱。鱼儿就要咬钩了。

门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开了。

俏女子不动声色。

她仍然静静地躺在床上。

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注视着那人蹑手蹑脚走进来的黑影

.....

黑影在脱内衣……

她忍不住想笑。

雄哥也确实象个流里流气的邪道上的老大。一脸凶相，恶狠狠的三角眼加上胳膊上的刺青，一看就是个坏人。

方明再看大头阿彪，他惊呆了！

阿彪把那小姐象婴儿一样抱在怀里，正在那小姐的脸上乱亲乱啃……那小姐在他宽厚的熊一样的怀里骚情地扭着身子在他身上乱蹭，两条白滚滚的大腿暴露无遗。

方明觉得恶心。

他忽然觉得不对劲，一种颤栗的心悸慑住了他，他顿时魂飞魄散！

身边的小姐竟然肆无忌惮地把手从他的裤口伸进去……

方明的身子一下子象中了弹似的僵直了。

精心修饰的面容娇美如花，乌丝高盘在后面，两只很大的白金耳环挂在双耳上闪闪发光，很粗的胸前五道花的纯金项链显示了雍容华贵的身份，身上穿一袭昂贵华丽的长裙，深开领，露出了雪白丰满令人目眩的酥胸，深深的乳沟骄傲地展示在面前。一双最新式的高跟凉鞋使她的身材升高了许多。一只小巧的鳄鱼皮包挂在肩上，手指上的三只钻戒和手腕儿上的白金手链相映争辉……这一切都令方明惊讶不已。

而最使方明心颤的是水妹那水灵灵闪着光泽的黑葡萄似的大眼睛……

第四章

212

他们又开始行动了！

一闪一闪的，一晃而没。象快要靠近猎物的狼，动作隐蔽而敏捷。

眨眼间，他们来到娟儿的院墙外面。

几乎没有停顿，一个人影在另一个人影身上点了一下便飞上了墙头。在墙头上，他伸下手来与跃起的另一个黑影一接，下面的黑影便又闪了一个。

紧接着，墙上的两个黑影一晃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个黑影悄然缩进了墙角。

这一切都是那么诡秘、迅速、无声无息……

寂静的夜！

空气里却弥漫着丝丝杀气。

第五章

261

方明见了心中无限悲痛，他集中两匣子弹一齐泻过去！

一个匪徒被击中，顿时身上被子弹击成了蜂窝状。

只剩下最后一个匪徒了，他扔掉了手枪，拾起冲锋枪向方明疯狂射击，方明手一麻，一只手枪掉在地上。

他的左臂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

这时候，他看清了，那个向他射击的原来是金老板——水妹的父亲！

金老板也看清了方明……

他两个直挺挺地站着，目光怔怔地望着对方。

半晌，谁也没动，只是呆呆地望着。两个人的神情都同样惊

愕,同样凄凉……

枪口。

黑洞洞的枪口都对准着对方,谁也没有放下的意思,他俩僵持着。

第六章

300

“哒哒哒……”

前面的汽车喷出串串火光。

“扑扑”

方明汽车的挡风玻璃被击穿了几个弹孔,子弹险些击中方明的脑袋。

方明速度不减,油门加到了最大。两车间的距离更加近了。

前面的车又在射击。

方明开始还击了。

他把枪伸出窗外,一匣子弹打过去,全部射进了前面汽车的轿子里。

前面那辆汽车骤然摆了几摆,一头冲进了路旁的沟里。

“轰!”

一大团火光伴随着一声巨响直腾上天空,把周围的山山水水照得通明。

方明已经开着汽车驰出了很远。

他停住车,走回。

沟里那辆汽车被大火吞噬了。

他伫立了很久,火焰烤得他的脸颊通红。一种胜利的喜悦油然而生。

第一章

一、黑眼睛

二、被追杀的男孩儿

三、陷入是非

四、俏女子

一、黑眼睛

热！

往死里热！

太阳赤烈烈地照着，整个世界像个大火炉，热得人喘不上气儿来。

公路上，愤怒的热流曲折地升腾，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好像公路也弯曲扭动起来。

他驾驶着卡车，沿着晒得变稀变软的柏油公路上行驶，车轮与路面因粘连而发出吱吱呀呀难听刺耳的呻吟。

不停地喝水。

水也变得那么烫嘴。

不停地流汗。

皮肤已经被汗水泡得发疼。

他恨不得把仅有的一件裤衩也脱掉。

裤衩湿了又湿，已经和臀部贴在一起，粘巴巴的捂得难受。

他拼命地开。

汽车在公路上疯狂地奔驰。

他的肩上、背上、胳膊上以及脸上都在起皮，皮屑像地图一样在他的身上四处开花。

今天，他打算跑下四趟来。

创一个最高纪录。

.....

他咬了咬牙，
擦了一把流下额头的汗水……

他终于成功了。

他打破了每日运三趟的纪录，跑下了第四趟。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最高纪录。

从那崎岖的采石场山路到市里的建筑工地，每天跑两趟已完成定额，如跑三趟已是最快的速度，而跑四趟，是所有司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跑下来了。

他这是在玩命。

他不能不玩命……

他的女朋友的父母相继病逝了，因住医院花了十万元债务，他要为她还清这十万元的债务，所以，他辞去了工作，来这儿打工，他不能不拼命地干。

他打工的活儿是从采石场开车往市区的建筑工地上送石料和石子。

每日的最低定额是运两趟，每趟四十元酬金，按工作量计酬。

这活儿虽然苦，可也不容易找。

他是经过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和担保才找到这个活儿的。

他是北方人，远路风尘地来这里打工，没有亲戚帮忙很难立住脚。

这个采石场共有十五辆自卸运输卡车，用的都是一色儿的

打工仔。

他们住着简易的工棚，睡大铺，吃大锅饭。

吃住的条件不好。

每天千篇一律的大米熬菜，见不到一点儿荤腥，睡长长的大铺，不仅蚊子咬得人难以入眠，而且，众多的人在一起睡觉，放屁、咬牙、打呼噜，也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他都咬着牙关忍了。

条件差，但不收费，吃的、住的，都不用花钱，老板全包了。

这样一来。

挣下的钱可以一个不花地全攒下来，他对此很满意。

苦点儿算什么？

一咬牙就过去了。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他才回到了采石场的工棚旁。

他太累了。

勉强下了车，他靠着车门休息一下。

腿发软，浑身疲乏无力，他觉得身上的骨头都移了位置。

尤其是头部，整个脑袋胀得难受。

似乎自己和车仍在动。

“明哥！”

传来一声甜甜地唤声。

一个俏丽的南方姑娘跑过来。

她妩媚地站在他面前，欢快地说：“明哥，你今儿跑了四趟。真了不起哟。舅舅在电话里夸你呐！”

他只是笑笑。

他挺直了身子向工棚走去。

不能在姑娘面前装熊样儿。

无论什么时候，他也应该是硬铮铮的汉子，摔在地上，发出的声响也是脆的。

工棚里，工友们三五成伙地在赌钱。

烟味、汗味、柴油味绞在一起，呛人、憋气，让人不由地想吐。

“大个子，怎么这么晚才收车？”一个瘦小的年轻人问他。

他横身一倒，重重地躺在自己的床铺位置上，闭上了眼睛，没应声。

他太累了！

刚才，他是硬撑着的。

姑娘不在跟前了，他也再撑不下去了。

从出车到收车，整整十六个小时……

这是精神高度紧张，高度集中的十六个小时！这是顶着烈日蒸烤，在高温酷暑中熬过的十六个小时！就是个铁人也受不了。

冒着高温酷暑行驶奔波在险恶的简易山路上，所受的罪难以想像。

躺着吧，躺着真舒服。就这样躺上三天三夜该有多美呀。

“嘿！大个子累爬下了。”一个瘦子尖着嗓子叫道，脸上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色。

“活该！”不知是谁说了一声。

“累死一个少一个！”又不知是谁附和了一句。

其余的人都冷冷瞟来一眼，没有一丝的同情，有的是隐隐

的怨恨。

他动也没动。

他也不想动。

照以前，他会跳起来。

今儿，他没有。

一是和这些人很生疏，二是累极了，他无法去计较了。

他只觉得很窝火，很难受。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儿的人一点儿也不通情理，没有丝毫同情心。

同是打工仔，都是离家在外的受苦人，本应互相照顾，互相帮助才对，为什么会像敌人似的明争暗斗，这是为什么？难道同行是仇人吗？可我并没有抢了你们的饭碗呀！我们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又为何这样呢？

他越想越气愤。

虽然他不动声色，可心里却燃着了怒火。

老子并没有垮，明天，老子又会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

你们称心吧，得意吧，哼！

白高兴了。

老子没事儿。

出水才看两腿泥，我们走着瞧！

.....

“明哥！”那个姑娘双手捧着一大碗米饭走进来。

米饭上盖着一大块红烧肉。

工棚里立即引起了一阵骚动。

工友们眼里放着光，都直直地盯着那碗里的那块红烧肉，一个个都有些馋涎欲滴的样子。

“水妹，你这是送敬哥吃的吧？”瘦子嘻皮笑脸地迎上去说。

“去去去！没你的份，滚到一边儿去。”那姑娘嗔道。

“嘿！快嘴阿敬吃贬喽！”有人快意地叫。

人们哄地一声大笑起来。

有人吹起了尖厉的口哨。

快嘴阿敬尴尬地挠挠头，仍然笑嘻嘻地说：“水妹不疼敬哥，敬哥可就惨了，敬哥可没法儿活了……”

水妹仍绷着脸，怒道：“没法儿活就去死呀，南海大得很哩！”

说完，她忍不住扑哧笑了。

“好哇，我不能活了，我要去死了。”快嘴阿敬一跳老高，竟跳到床上去了，震得床颤起来。

一个正赌钱的模样长得很凶的人直起腰来喝斥：“你他妈的找死呀。”

快嘴阿敬马上点头哈腰地说：“对不起雄哥，阿敬不小心惊动了雄哥，该打，该打……”

“老老实实坐那儿，冲了老子的手气，老子让你赔，”雄哥说完冷哼了一声。

吓得快嘴阿敬做了个鬼脸，一缩脖子，再不敢吭声了。

水妹端着碗径直走到他的床前，轻轻柔柔地唤道：“明哥，快起来吃饭……”

他很惭愧。

他觉得她不应该为他送饭，不应该这么关心他。

他不知道自己是该起来还是不该起来。

一旁的一个圆脸汉子推了他一把，低声说：“方明，水妹给你送饭来了。”

方明这才睁开眼睛坐起身来。

他听见那边又有人不满地哼了一声。

他用眼角一乜，那个被人称做雄哥的人正瞪着三角眼看着他，三角眼里迸射着凶光。

这目光令人不寒而栗！

方明却不害怕。

他从容地从水妹手里接过碗和筷子，笑了笑说：“谢谢！”

“不用谢！”水妹快乐地回答。

方明故意这样做，他要气死他们！

.....

水妹是这里唯一的一位年轻姑娘。

她为方明送饭，别有一番情义。

水妹并不是炊事员。

她是采石场的记录员，也是会计。

整个采石场的情况全掌握在她的帐目上。炮工放了几炮，采石工推了几车，出了多少石料、粉碎了多少石子，她都精精确确地记录下来，就连汽车往外运石料和石子都必须经过她的量盘并开手续，司机们送了货后，回来把盖过用料单位章的单子再交到她手里。她掌握着整个采石场的运转情况。

可她还不是当家主事儿的。

采石场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他就是长得又白又胖，整天笑咪咪的采石场经理刘福。人称大阿福。大阿福成天什么也不干，只是呆在他那间办公室里，吹着摇头风扇。

他不敢离开那间屋子。

一离开，他马上就是一身汗水。

他也只好呆在那里看整个采石场的情况，幸好，他的办公室建在采石场口上的一个山包上，采石场尽收眼底。

采石场的工人无须管理和催促，因为是计件工资，按工作的效果计酬，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不得，所以，人们都拼命地干活儿，不肯有半点儿松懈。

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他们都一如既往。

因而，大阿福除了隔窗观望外，根本不用操什么心。

大阿福虽然是经理，但这采石场并不是他的，这里也没有他的股份，他只是个空头掌柜的。

快嘴阿敬笑他当家不主事。

主事的另有其人。

这个人姓金。

方明见过他。

方明的远房亲戚认识他，称他金老板。

金老板四十来岁，戴一副细腿眼镜，细高个子，走起路来一闪一闪的。

快嘴阿敬背地里骂他是个水蛇腰。

金老板很少来采石场。他的生意很多，采石场只是其中之一。

方明不管这么多。

他根本不关心这采石场是谁的，他关心的是尽快挣到十万